

入





漫筆目錄卷八

論賑濟遺糴

江陰侯孫

題林甫詩

二王承襲語

人貴溫和惻怛

和靖要語

闕謝土

塔中塔

古人引用諺語

硯貴洗

擦圖書

治中滿腹脹

祀儀典敕

佳茗比佳人

月影辨

金印古硯

楸葉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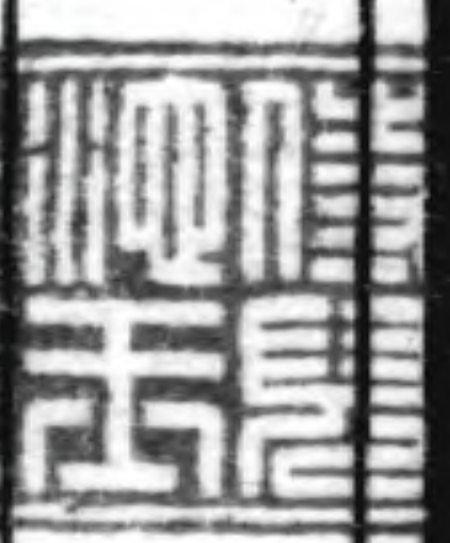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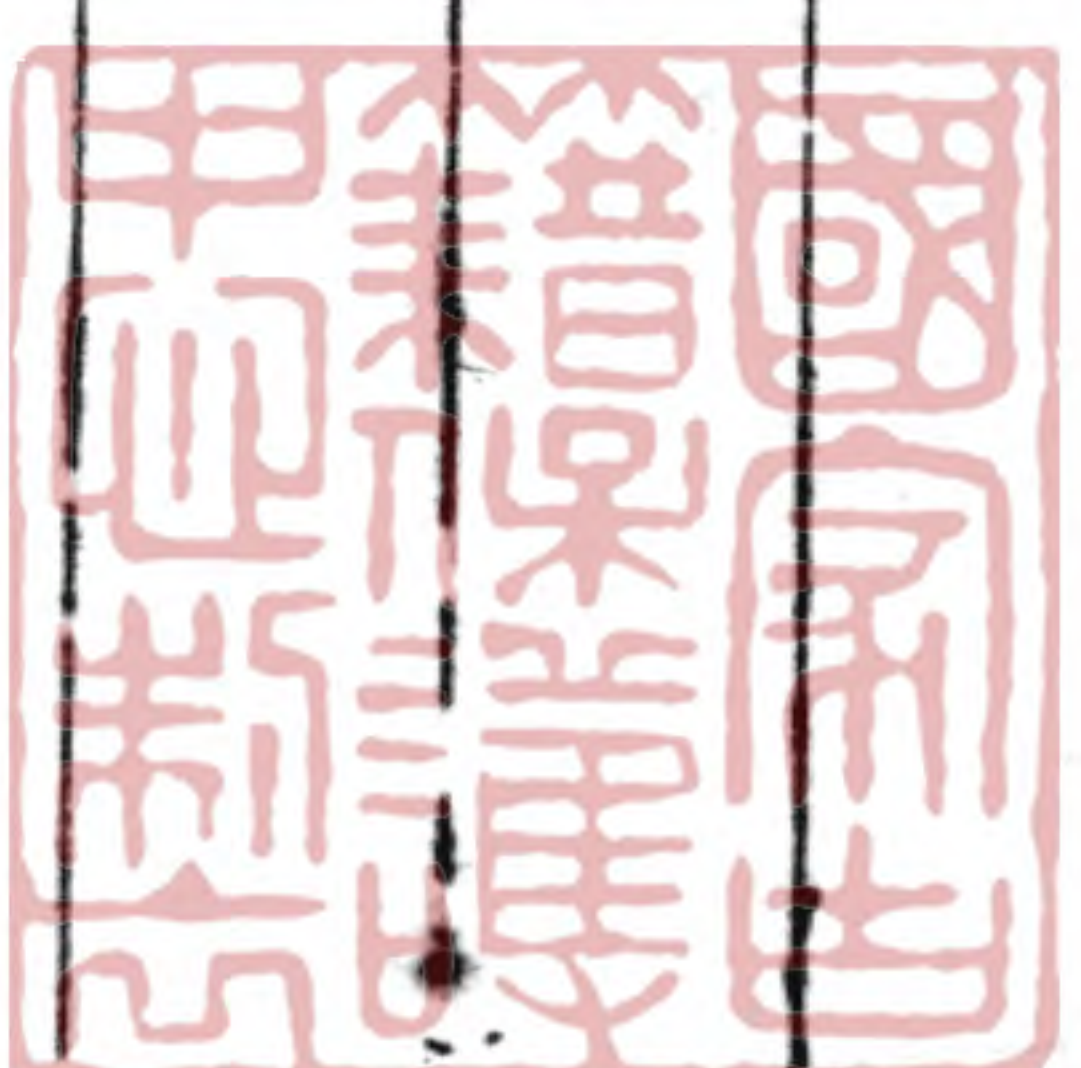
中山狼傳

江陵籍沒書

論大獄

瀛國公子

教學字





閣臣小斷

異物不可食

潛溪詩文

以足代薪

种英蘇冠

治廣瘡

倭房公賦

時莪坊刻

相牛法

僧尼始

宿娼酌酒二戒

導引保真法

大度

老年拘拘

遊月巖記

海棠

心齋論

俗學俗書

蜀道表忠有本  
俞似詩

全孝圖說  
正學詩

孟勞白撰  
浙場中卷

花蒨別名  
當行利人事

薦亡之誕  
端簡公訓子語

朝鮮國王咨

卷八目終

戒菴老人漫筆卷八

明江陰李 詡 輯

孫男如一 較

玄孫成之 重鈺

論賑濟過糴

凡荒歲民艱莫不以賑濟過糴為急務不知此事非  
賢父母實心舉行量時度勢將有不足以活民而  
反有速民之斃者余觀楓山章公論賑濟過糴二  
書深有補於咨諏者之聽也錄之與許知縣完書  
昨承來教詢及賑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  
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  
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得糶本



青綾冊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況區區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之勤然盛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就來教所及并區區舊日所親歷者略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一來教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爲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冊圖眼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爲業其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而爲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伎藝之業者皆可自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爲真貧所宜賑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爲他人所詭寄或同戶

各房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伎藝營生者亦爲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爲政者先之勞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一來教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叫來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縷者親自給散爲無弊也一來教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眼資次面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于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一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



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  
之人俱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  
方無賴之徒來彼間治鐵冶每一爐多至五七百  
人關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關支忿其不平  
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既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  
何該支賑濟即將各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  
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  
皆衣服整齊而帶酒容亦不類乎飢民不該賑濟  
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却  
與賑濟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通士方自愧  
其所爲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可不  
親自審察也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飢荒

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  
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羣然告缺月糧而查軍  
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裴  
叅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  
中無糧與民之飢荒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  
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  
月以後則各處有米糶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  
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可發別無可  
爲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兩二錢於法  
不該宥免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官其餘六錢  
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于賑濟矣其  
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賑



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科派繁重  
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民  
該用賑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  
代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  
完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  
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又書云今年荒旱積  
年所無甚爲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  
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爲處置以防  
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糶此乃世  
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  
非 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  
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搶奪不已將成

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  
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  
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  
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  
亦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  
糶糶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  
者也乞早除遏糶之命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  
千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  
懷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執事察焉

江陰侯孫

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其足



永樂間至京乞恩 太宗命光祿寺茶飯計食六  
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襲蔭  
後家不給食饅頭又食炆茄俱成籬以充飢

題林甫詩

劉應幾古今詩統記宋進士張居中題李林甫詩曰  
當時淫侈信奸回誰料韓休荐相材偃月堂中猖  
鬼散水晶屏上美人來其下注云初韓休荐林甫  
有相材林甫當國凡除拜必用猖鬼敗亡日欲其  
不終吉國忠作相在家有水晶屏上美人影敗之  
日美人不來按屏上美人影本非吉祥一書記屏  
上美人見而國忠敗與此不同

二王承襲語

絲竹筦絃右軍承襲漢張禹傳中語禹傳曰禹性習  
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四字  
實二物東都賦亦有絲竹筦絃字賦曰陳金石布  
絲竹鐘鼓鏗鎗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天朗氣  
清人多指此句非春景不知潘安仁閒居賦中有  
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語張平子歸田賦  
中有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語滕王閣序落霞二句  
子安承襲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  
青旗一色陳子昂有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  
烟共色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烟霞對賞同時  
駱賓王亦有斷雲將野雀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  
子安自爲山亭記又有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



紅塵竝落而古今獨賞落霞句蓋有幸不幸也常  
之韻語陽秋云蘭亭記當其羣賢畢集游目騁懷  
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  
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各義之之未達也此在十九  
卷中而前第五卷第一條云一觴一詠亦足以暢  
叙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攷也今觀謝安五言  
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義之序乃以為  
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  
語而或者遂以為未達也特未見當時義之詩  
爾其五言詩曰仰視碧天深俯瞰淥水濱寥闊無  
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  
雖參差適我無非觀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前已有  
定見而後復云云不知何故愈文豹吹劍錄云滕王  
閣序本賦景物序游宴耳而自關山難越誰悲失  
路之人至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凡三十來句  
無非怨辭蓋勃以殺官奴除名父福時坐貶交趾  
令勃往省侍道出鍾陵適遇開宴因以洩其忿及  
去度海溺死  
此文其識與

### 人貴溫和惻怛

前輩云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煖便生物秋氣嚴凝

便有一般清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殺人常存  
得溫和惻怛之意便自然可愛

### 林和靖要語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廣積不如教子  
避禍不如省非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風俗不  
淳儉則財用無豐足禮義廉耻可以律已不可以  
繩人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此省心銓  
要中語

### 關謝土

書曰土爰稼穡中庸曰地道敏樹土地本生物以養  
人非犁鋤不植故為田為圃者啓闢之餘深不咫  
尺猶皮膚疥癬耳民用無窮其動亦無窮或謂焉



而使之隆井焉而使之淵塗焉而使之巧惡可免哉今人之有疾患卜者輒曰其家動土土神爲祟乃召師巫烹鴨以爲牲粉米以爲果設供焚楮以禳之名曰謝土若夫深山窮谷日斫其材木是擢土之毛髮也日陶其甕瓦是灼土之肌膚也日鑿其煉與礮是剝土之肉也日打其石是剝土之骨也曾不聞有禳崇之說假欲爲之日亦不足矣是何土之切切於其爬搔擿抉之微而忘其錐鋸鉗伐之大者哉詩不云乎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習俗之難悟也甚矣夫

塔中塔

湖州飛英寺塔中空復有一塔甚奇巧

古人引用諺語

余嘗以諺語順天而行隨時而過逢場作戲見景生情四句爲養身法塵世如海人心如淵往事如夢前程如漆四句爲寬胃方揭之座隅偶閱野客叢書其採綴經史詩文中諺語凡四則余擇其足爲勸戒者哀載于此獸惡其網民惡其上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家有千金坐不垂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欲人勿知莫若勿爲一朝不朝其間受刀當出不出間不容髮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一人在朝百人緩帶一日不書百事荒蕪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白頭如新傾蓋



如故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怒  
其室作色其父官無中人不如歸田力田不如逢  
年善仕不如遇合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雖有  
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生  
男如狼惟恐其虺生女如鼠惟恐其虎穀弩射市  
薄命先死近市無價巧詐靈拙十指有長短痛惜  
皆相似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  
初來生爲人所咀嚼死爲人所權快舉頭三尺有  
神明龍生龍鳳生鳳對牛彈琴作死馬醫不在被  
中眠安知被無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讓一寸饒  
一尺讓禮一寸得禮一尺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喫  
飯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一雞死一

雞鳴亡一姬復一姬詩句如祇恐爲僧僧不了爲  
僧得了盡輸僧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  
詩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舉世盡從  
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  
無愁行睡人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  
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萬般無染耳  
邊風皆杜荀鶴所作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  
又是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能消  
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只知事逐眼前去  
不覺老從頭上來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  
自由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明年更  
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皆羅隱所作又世亂



奴欺王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亦  
杜荀鶴詩未飲心先醉不在接杯酒陶淵明句也  
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朱灣句也逢人只可少  
說話賣術不須多要錢劉改之句也但有路可上  
更高人也行龔霖句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  
裴說句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句也事  
向無心得章碣句也忍是敵災星司空圖句也在  
家貧亦好戎昱句也日出事還生武元衡句也難  
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句也但存方寸地留  
與子孫耕賀仙翁句也余觀宋詩若邵康節擊壤  
集陸放翁渭南集用俗語成句甚警策者又不可  
勝錄矣

### 硯貴洗

硯宜常洗不洗則滯墨滯墨則損筆

### 擦圖書

臘梅葉擦圖書石甚光滑青葉尤勝枯者

### 治中滿腹脹

中滿腹脹鎮江張天民醫官傳方云食黃鼠郎甚效

### 祀儀典敕

世宗纂修祀儀成典敕一道舊借觀于司成水南張  
公家曾照式謄之偶失去越幾稔矣偶復得之謹  
錄于此 皇帝敕諭纂修等官 朕惟祭祀國之  
大事矧今 郊祀已遵復我 皇祖初制其中事  
宜不可無記無以垂之將來今大工告竣 祀廟



在邇茲克降敕特命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勛  
同知建造事督視規制官卿時監視巡察工程官  
卿鉉爲監修官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璉爲總  
裁官內閣輔臣大學士卿萼卿鑾爲副總裁官首  
倡正議監視巡察工程官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陞  
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吏科都給事中不妨照舊  
掌科事及中允廖道南編修張袞徐階程文德爲  
纂修官卿勛及卿璉等宜各殫忠益精思力究遵  
照朕諭卿璉凡例條目纂輯成書名曰 祀儀成  
典務要明白正大以稱朕法 祖敬 天禮 神  
至意于以爲萬世法程守而勿替者斯爲卿等竭  
忠致力之道凡敕中未載應行并朕前諭卿璉條

目逐一開具奏請區處卿等其欽哉欽哉如敕奉  
行 嘉靖九年十月十五日

佳茗比佳人

佳茗比佳人未經人道惟東坡有詩曰仙山靈雨濕  
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  
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  
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比花用美丈夫  
者如蓮花似六郎佞語之類全篇絕少黃山谷咏  
酴醿詩曰肌膚水雪薰沉水百草千花莫比友露  
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風流徹骨成春  
酒夢寐宜人入枕囊輸與能詩王主簿瑤臺影裏  
據胡牀與東坡同一格調然李商隱已有謝郎衣



袖初翻雪荀令薰爐更換香不免經人道過黃東發云  
從來佳茗似佳人恰與若把  
西湖比西子是天生之對

月影辨

廣宗徵舉人大經月影辨月中之影古今傳記皆有  
桂樹蟾兔之說蓋以其形迹之近似而擬言之耳  
其怪誕妄繆固不足信若夫先儒山河影地影之  
說雖頗近理要亦非至當之論也蓋山河載之大  
地山河所在則地之所在固非脫然而形影也今  
乃舍地而獨歸影於山河不亦偏乎則地影之說  
舉山河而盡之猶為彼善于此然以愚觀之則其  
非地影者有三蓋先儒謂月借光于日信矣然既  
日日入于地光自四旁射出為大地所礙故光照

不遠而有是影則近上下弦前後月魄盡行在天  
去日不遠固無所礙矣而亦有是迹何耶此其非  
地影者一也又地在中隕然一大塊則其影之  
在月惟黯然而一癡可也何至紛紛破碎而為桂為  
蟾為兔之狀乎若曰黑者地而白者水則水之下  
固有地也乃能透地而漾光乎况天不滿東西皆  
水而白者宜居其半矣胡乃黑白紛錯交遍而又  
若有遠近濃淡之分者耶此其非地影者二也又  
曰行于天或正或側當其體盈之候固莫定其弦  
之所向矣自其虧候而觀之宜其影也隨時轉移  
顛倒不常也今其痕迹乃悉隨月體定向不易又  
何耶此其非地影者三也然則其為何影乎曰日

漫筆 卷八 世德堂



火之精也。火之體則極清，月水之精也。水之體則稍濁，月中之影其渣滓之凝結者乎。此千古不決之疑。愚雖未敢以爲必然，然較之地影之說，或猶近理也。故詳辨之以俟知者擇焉。陸文裕公深讀而善之，又從而博辨曰：道體之全三，有神有化，有物，日月者水火之精也。水火者陰陽之粗跡也。水內涵火，內暗月中必有影，日中亦然。所謂渣滓之未盡者，故日月不離于物也。懷慶婁知縣樞謂二公之論未甚明白，蓋月中有月影，猶天上有天河也。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知積氣中有光耀，則知光耀中有積氣矣。

### 金印古硯

揚五川南宮集中有月華硯銘，引載金印古硯事曰：昔景泰中，吾東溪府君守安，有二農夫偶耕于野，得埋金焉。詣州請平，試問其狀，曰：始吾運鋤于田，覺鏗然有聲者，三視之，得方石，蓋去石而金見，命洗土視之，則古金印也。其文爲壽亭侯印，又命取石至，則硯也。府君乃歸其印於朝，取其硯而償。若直焉。硯之在子家，餘六十載。正德己卯孟秋十有二日記，所謂東溪府君者，卽通紀諸書所載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當時以其上于司馬書出爲安州知州者是也。

### 楸葉膏法

楸葉膏須依法製之。葛常之云：汝州楸樹極多，富鄭



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於後圃後政思其人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宣和間先人知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廉訪使周詢來訪因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爲膏傅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憲使王偉來訪因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方不差者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傅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着瘡遂差功亦奇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

### 中山狼傳

中山狼傳馬左都中錫撰刺李空同悖德康對山脫劉瑾之害耳刻者雜之唐宋稗官諸傳之列讀者

豈能了其意之所屬哉

### 江陵籍沒書

近時張江陵事議論紛紜田野老農豈識廟堂事偶見坊刻有翰林于慎行上月林丘少司寇檄書其言似公可爲他年作一案也行謹啓老伯榮差尚未獲面臺駕嚴裝啓行有日恐衆中進見不盡欲言老伯此行出自皇上簡任事體重大恐有難處行在里子之末不揣輕微有所陳于左右以備采擇惟老伯垂聽焉生濫竽詞林閱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覩其殫精畢智勤勞于國家與其陰禍深機結怨于上下者皆頗能窺其大槩而未易更僕數也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誦其功而不敢言



其過至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舉其  
功皆非其情實矣而連日廷中士夫見其處分過  
當亦庶有惜之者至于九卿一疏切中機宜關係  
國體又莫不傳誦欣服以爲義舉然主上憤結之  
日久矣又有積怨于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  
功過卒難別白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惟是籍  
沒一事責在使者竊有深慮敢爲老伯陳之今上  
之所爲籍江陵者一則恨馮璫之厚藏而欲求當  
于外一則攷某某之故事而欲合符于前故致在  
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之家誠如二氏卽籍而  
正法不已晚耶然以事理度之竊知其不然甚也  
何以實之夫馮璫所取者皆中貴之積也內中大

小監局號爲二十四衙門以及門廠庫藏執掃除  
之役者何止千萬每有一缺卽納金于保大者以  
萬計其次數千小乃數百予者不以爲賄以爲例  
也受者不以爲貪以爲例也如輸粟鬻爵而已江  
陵安得有是自世廟西苑近臣積貲鉅萬者不知  
其數邇年以來其人率多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  
輒走告保保卽遣其名下內臣爲之護喪侍藥至  
則扃其堂室逐其弟姪禁其飲啖坐而待其斃一  
舉而盡獻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得  
何可貲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比之  
馮保萬分不侔者也乃若某某之事又不同矣何  
也某某日以鬻官爲事如列肆市門交手相易萬



貨畢卒衆價具陳積蓄不貲固其宜也江陵則不  
然其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寔以法繩天下而  
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路人則不敢債帥  
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賂小吏則不敢得其門而  
入者則有賂外望則不敢此則所入亦有限矣且  
此老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肯甘爲洿鄙而以傳  
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游其所通關竊借  
者不過范登馮昕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居或以  
其間隙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亦有限矣此  
九卿疏中所謂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者也夫以所  
有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其積債結怨乃十倍于  
兩人執此而取盈故甚難也况其席藁二年豫爲

道地卽有所藏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  
塞上命從而根究株連楚公私重受其累是某  
處之已事也使者胡以處之生行以爲臺省公疏  
本不可少業已寢閣無復及事老伯受命而往又  
不宜有言誠遣一使入說同差中貴置馮瑄勿談  
而以彼此不同之狀向中貴熟數之使其辭行面  
奏爲上別白冀萬一開悟責望稍輕庶至彼中易  
于區處有以報命也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堂  
年八十老矣纍然諸子皆徘徊書生不涉世事籍  
沒之後一簪不得着身必至落魄流離無所棲止  
可爲酸楚也望于事寧罪定國法已彰恤其孤嫠  
存其血食或爲之疏請于上乞以聚廬之居或爲



之私諭有司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為樂郤之族而死者不致為若敖之鬼又惟老伯高誼能行之悠悠世情他又何望哉生行叨塵館局嘗遇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遇知己竊甚愧畏自屏于田野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得遇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為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至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今坐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詞以酬心許又甚以為恨幸而老伯在事得以進言冀有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區區之公願而亦使職之光也老伯其垂意焉謹啓

向有傳張敬修十三年五月十三日三更時自縊寃書備述上司欲坐以二百萬家貲之苦語語酸辛蓋于公之言亦不行也噫

### 論大獄

世宗欽明大獄錄事在丁亥九月余邑大理卿湯公沐以此罷斥後穆宗御極又因都御史龐尚鵬疏遂追恤罪斥諸臣前後矛盾余得項甌東公喬之論曰武定侯郭勳初鎮兩廣時正謙恭下士御史周公廣以事謫懷遠驛丞武定托求文厚施于周周堅却之且有後議勳恨之他日誘其入門重撻二十縉紳聞之俱不能平也後馬子錄巡按山西有為白蓮教張寅者善燒鍊武定素善之後聚黨數千人為地方覺舉使坐以左道惑人之罪其何說之辭馬子以弘治中謀反脫逃李福達者即張寅也遂以張寅即李福達按以不軌而武定囑書



至馬執書并奏武定謀爲不軌各道三法司以周  
故方幸武定有罪欲成其獄勲賁緣無所不達聖  
上明知其非不軌也特陞張羅峰掌都察院事陞  
桂見山刑部尚書方西樵大理寺卿專爲平反此  
獄而前此三法司及各道緣此爲民去位將及百  
賁而馬子錄謫戍廣西賓州竟死其地識者謂大  
獄之成固由武定爲張寅伸冤亦因縉紳爲周廣  
報復而周公廣不能見惡人以辟咎則實始作僭  
者一事之微幾至空人之國嗚呼是豈可獨歸之  
張羅峰哉可以爲戒矣此論在嘉靖壬子以前殆  
得情者也

瀛國公子

何文肅公喬新攷元順帝爲宋瀛國公之子而著天  
報宋祖仁厚之意此等議論却不可少

教學字

教字卽是學字古文實同用教學效學俱只是一箇  
爻字

閣臣小斷

王鳳洲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臣傳小斷野史氏曰  
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  
公則其才勝也正德之政蠹於左右貂譬之衣若  
鶉結矣不有處者誰與彌縫嘉靖之初收渙爲萃  
宗社磐石誰之力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則冕與  
紀皆庶幾是二人者甫得政而棄之若敝屣視宏



何霄壤幾也宏之初節內勁於權倖而外伸于奸  
藩不亦皦皦秋陽哉爲德不終假辭國老以名爲  
調劑然再躡再起保功名于猜世則亦長者效也  
一清有應變之略而無格心之本押闔操舍此將  
道也而行之揆地智殫力竭得死幸矣乎敬因機  
遵會一言拜相彊直自遂人主爲屈斯功罪不亦  
等哉二李長者而時稍負荷春芳知止伯仲之間  
也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上下偏下東市之  
辱夫豈不幸耶嵩沾沾小技以順爲正內固主寵  
而外籠天下之利卽不有孽子寧母敗也抑二臣  
者相傾若讐敵夔伯之地化爲秦楚徐高張申之  
所繇兆也階赤烏几几羔羊素絲嘉隆之際亦何

下廷和哉惟其小用權術收采物情識者不無遺  
憾焉雖然若廷和階者俱救時相也拱剛復強伎  
幸其早敗雖小有才烏足道哉居正申商之餘習  
也尚能以法劫持天下器滿而驕羣少激之虎負  
不可下魚爛不復顧寒暑移易日月虧蔽沒身之  
後名穢家滅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  
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傳乃鳳洲親筆艸  
稿有一友館太倉得之携以借錄于余家孫者  
異物不可食

項甌東私錄載李三洲廣東南海人問伊廣人食蛇  
信乎曰亦有食之者然有食之全家死毒者矣有  
某學生員出迎提學內有十數人在明倫堂伺候



忽有一大蛇自梁上墜下諸生以爲竒取而烹之將熟忽報提學到諸生趨出有犬見鍋中火湧汁流地下飲之諸生至則犬死竈傍矣卽取其肉埋土中數日土上出一大木耳黑而嫩蓋毒氣所發也張鄧西因言某巡按過山中見木下有大木耳一朵甚嫩好以爲天花菜也取歸煑食之盡一盤卽入卧房明日巳時尚未起書吏倒門而入止見骨頭一副其肉盡化爲水流滿床下其毒一至于此因令人掘原山木下得大蛇如桶大燒之三洲又言斲蛇亦有作酒飲之而死者曾見餘姚毛僉事旅襯問其僕致死根因云止因一鄉官在湖廣寄一斲蛇主人因有暗風疾卽浸酒飲之半月腦

後發疽遂至不可救藥嘗聞有三人行路者渴甚入瓜園市一極大瓜共食之登時俱死瓜主掘其下得蛇如桶大斲之歷觀數事凡物異常者決不可輕食又廣東雷州府養濟院癩疾者數百其便溺多癩虫雞食之答應官府者貪其價賤輒買以供官如此等類孝子仁人不可不知

潛溪詩文

正德甲戌南戶部尚書太原張公縉刻宋學士文集成序其後云潛溪前後集文粹出于鄭氏所輯及蜀本衢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爲人李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日手定八編凡若干首以細眼方格命子璲繕錄精整首簡



猶公手筆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塘予購得之愛重藏襲行輒與俱茲來總漕于淮因命按本翻錄入刻稍展而大之爲若干帙以公之于天下仁和郎瑛云予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册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頂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龍蟠鳳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爲杭守張公取去今學士集中之詩不滿二百則知遺落多矣按宋公親筆詩文皆落于張姓之手殆亦一大奇事然文以張顯詩以張晦卽一人之詩文而有幸有不幸如此安得更歸于好事者而與文並傳哉以足代薪

雲間李豫亨云我松張澱山公判温州時與其配陸

夫人之任夫人故少保完之女也未至城數十里天色已冥勑甚欲少憩俄見火光隱隱若人居比至使人矚之見一老嫗方擁鑪一少婦方織紵聞叩門聲出迎公誠其下曰吾上任之辰在明且不可後夫人且息天明徐來未晚也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下車進休坐未定嫗顧謂婦曰何不治茗以獻婦曰諾汲水舉火乃以兩足代薪侍女驚見大呼時從者百餘人環屋假寢亦羣聲大呼向者屋宇器什泯然無迹惟存空林而已夫人之次女卽庠友趙吾緣之外母時爲予言甚詳非妄

種英蘇冠

盧多遜門下士種英蘇冠多遜甚器愛之多遜旣得



罪獨此二人徒步送抵海而還英改名放字明逸  
蘇改名易簡

治廣瘡

縣中陳某家有使女生廣瘡求醫于方上道人其方  
只用乾荷葉一味濃煎湯當茶日逐飲之盡量而  
止不過六七日即愈矣親試驗甚又一當縣甲首  
者曾生廣瘡傳方上人方用麥母子艸根搗汁和  
好酒同服即愈其艸須取竹中無露水者為上

倭房公賦

倭房公賦沙汰畢督學一文運兀倭房出橫行一十  
三府擾亂天日科舉纏罷而歲考直抵丹陽四府  
溶溶禍入宮墻起錢神樓開銅臭閣滿載裝回狼

吞鳥啄且逞威勢張牙露角魍魎焉逐逐焉垂涎  
吐瀉真有似乎精魂失落驀起風波暴若祖龍厥  
腹虛空昧若何虹日無眸子誰識西東日長沉醉  
酒色融融倏然發怒令人慘悽一日之內一人之  
身而變詐不齊百金補廩鎮江李孫斗珠入泮無  
錫周秦親家隣友為過財人米麥熒熒亂圈點也  
枷鎖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膩苞苴行也批撻橫  
斜門子醉也雷霆乍驚試案出也人人駭憂漫不  
知其所謂也孔方先容雖媼亦妍十日所視而莫  
揜焉有不可聞者遺臭萬年此倭之行藏類市井  
之行藏不畏天地之精英故其隔年預托親人渡  
水涉山訪儒生之富貧貧緣其間不分玉石真材



銷鑠怨氣。遷迤道路。聞之莫不歎惜。嗟乎。皇上之心。作養人材之心也。倭縱貪婪。亦當念國家柰何。取財盡錙銖。棄土如泥沙。使豪傑之士。一朝爲失色之庸夫。雲錦之章。霎時爲吞聲之啞啞。案首。私多于倉廩之粟。粒家書包票。等于官店之帛。縷德清光棍。遍于直隸之城郭。厥子受賂。出于公庭之招語。使旁觀之人。深可鄙而可怒。倭房之心。方益驕固。謗海公。陷徐舉。日本烈炬。延燒南土。嗚呼。戕士類者。倭房也可殺也。護倭房者。何人也。亦可殺也。嗟夫。使朝廷聽好人。則足以拒倭。倭不爲督學之人。則自秀才士夫。以及君誰得而被禍也。科道不能明言。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而遠播之。是

使野史之言。而強于國史也。時萬曆十四年。房學院。寰浙江德清人。通賄事。露吳中士子作此以譏之。戒菴老人年已八十餘。二殊駭時事之多變。漫錄之。倘不卽下地。他日展卷。亦可一扼腕。又有濫青衿文。取四書中語。依時文體。轉合成篇。余惡其侮聖言也。擲去不錄。

### 時菴坊刻

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刊本。臆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牕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酌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荆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中會魁。其二試卷。余爲慙。憑其常



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字印行未聞有坊  
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寔之一驗也

相牛法

牛有獨肝者食之殺人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  
毫筋欲橫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  
珠泉無壽睫亂觸人行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  
力溺射前良牛也疎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  
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年接脊骨一節陰虹屬  
頸陰虹雙筋自尾屬頸也此艸木子雜俎篇所載  
蓋從審戚相牛經中節出而又附益之以便觀者

附治六畜諸病方

開楊花八兩 川烏 草烏 白芷 藜蘆  
猪牙皂角各四兩 麝香一錢五分  
黃丹一兩 訶子六枚 綠豆粉一兩

風化石灰五錢 皂角刺四兩  
已上俱為細末用藥時雄左雌右先將右鼻  
孔吹數十口後吹藥于左鼻 水牛一錢五分  
黃牛馬騾一錢二分 驢八分 猪四分

僧尼始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  
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宿娼酗酒二戒

宿娼酗酒世之覆轍相尋而多未悟豈聖賢之訓微  
與簡約故習而不察耶往閱侯布政一元集中有  
走筆戒弟書反覆曉譬頗饒名論讀之即登徒子  
便當回頭恨無藻筆不克為高陽輩益友會有携  
莫貢士雲卿所作酗酒戒示余者兩作固可並傳  
以砥沉酣惑溺之膏肓也雖老眼昏花不怯捉筆

漫筆 卷八 世德堂 三



侯曰夫係蹄不解猛虎決躡危疾在前孝子進藥  
非不痛于身哲于口也愛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  
然凡熟諫之道異于責善義方之誨別于忍心如  
使畏不祥而曲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躡之痛  
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苦口而自詒罔極  
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已之難自昔而稱之柔  
曼之傾意尤其難者也故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  
自誤而吳姝越艷智術之士亦以誤人譬之鬼物  
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  
不止方李赤之惑于溷廁也所見無非清都麗宮  
妖艷飶芬者欲以區區之辨易其所見豈不難哉  
彼死而有不恤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末乎

故苦藥所以已疾也苦言所以去惑也醫經云疾  
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  
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之以不可藥此忠臣  
孝子慈父友兄所爲流涕長歎而呼天也衢塗跬  
步而楊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  
也則又不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  
以告燕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  
焦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啖野葛飲鳩而不死者也  
古今以來獨一曹公柰何以不貲之軀天地所界  
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于萬一乎夫文人  
無行非謂固然惜其是文而迺是行猶言斯人斯  
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屈原之忠爲



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  
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立行大節不踰斯爲君  
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文何嘗不妙絕天壤但  
不可以文目之爾假令天壤間不生司馬相如無  
其詞賦何損于治何傷于藝林哉且相如文傷靡  
麗故前輩謂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何異奕  
秋九僚以一技垂聲者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  
與歸區區雖未敢妄意九仞之門至于及肩之墻  
不願托足嘗思執鞭叔度對嘯孫登相與遊于無  
言而或發于不得已則纏纏洋洋爲寒餒帛粟疲  
瘵鍼石卽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所藏如春虫秋  
蚓宣寫和氣自得而止無用雕虫殫極侈靡淫泆

如相如爲也今人固無相如卽有之吾亦不好文  
且如此况其行乎而聞以卓氏事自解此大謬也  
且卓氏事相如寧慕其色耶臨邛令謂相如窮困  
幸來過我而王孫竒債可居故謬爲恭敬以相如  
婿之耳已而果大得其財爲富人馴致以貲爲郎  
顯于漢廷

按史記相如貲郎在未適臨邛之前此書故走筆未考耳

意不在文君甚明讀史者忽之耳如令相如反效  
其貲財重幣卑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知相如不  
爲也若爲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將愈甚轉入溝  
中乎狗監未薦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無用  
之書數卷而何適矣然則彼雖失行猶爲身謀今  
杭州諸公墓之名實兩失無相如之利而有其累



難以言智矣位尊家温者其患遲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觀之膏火乎雖同于灰燼而膏之盛者後亡亦理也或曰膏雖竭我能續之燎雖息吾能揚之商賈恃什一之利士大夫仰奉祿之進而能文善遊者資朋友之助此其所爲續膏繼明之術也悲夫吾所爲碌碌服賈致身策名抒思竭精者寧爲區區一女子哉武王不斬妲己乎且好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而詩人如雲之棄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誠富貴有美金餘帛何不自置妖姬深宮自娛猶未決裂男子之坊解絕廉耻之維求之縞衣綦巾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送人河畔柳枝如林離亭之泣如雨

計文君之所當豈一司馬相如哉前袂未分來衿復結是何異蹴珍餌行道之中蒙袂者猶唾之而聰明之士顧甘心焉何也蓋婦人有挾媚道者其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昧而不自制漢史往往見之吾意倡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顛冥之衆而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販縉紳之士無知愚小大銖錙而積之胙篋而委之甘心効其力沒首而不悔夫左右戮力治生以奉其王者奴也左噬右搏得狐兔以効之人者狗也今倡優挾邪術媚道奴畜犬豕天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惑者猶然不悟一旦商者折閱亡其什一仕者失官亡其資財始匍匐而無所歸爾猶曰相如愛文君豈不謬哉吾



觀今世文士類多虛名昨所觀其人歌詩艸書圖  
畫其品至下而能盜虛聲者正猶下里巴人一唱  
而千和也易世論定之後吾不知其人當在相如  
詞賦之科否也恐不能過李赤李赤詩賦固在廼  
能與李白相亂而因循失足爲廁中蛆後世士羞  
言之况若人者乎夫蝸鳩之翼難以圖高蟬游之  
衣難以持久故附鳳者千仞附驥者萬里彼悠悠  
盜名之士安足榮其咳唾而與綢繆應和哉相如  
之事旣其意指不類斯今又西施之顰不可慕效  
姑效其倩笑者可也觀今之文士非特盜名乃亦  
盜利故辛垣高魯連以其無求鄒忌不信賓客之  
諛以其有勢勢移利盡雌黃隨變吾觀今世東書

相遺傾肝相示語卒未有不涉取求者也  
游歸趣大體可觀矣不待交解于張公子而龍陽  
之情已暴于後言矣凡斯之類不可殫陳區區今  
者藥石之獻惟在靜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天  
機有雨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寶鏡拭塵邪魅畢  
燭刀刃發矚向之繚繞游絲而斷之耳以相如之  
文明鄒泗之道以周南之窈窕易巴蜀之奔亡斯  
亦生人之至樂也於子何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  
莫曰昔王無功著五斗先生傳而劉伯倫頌酒德  
盛言醉鄉之致於是張飲者赤幟晉諸名流入狗  
竇豕圈累至傷生滅德禍貽國家故樂令譏之夫  
名教中豈少立身榮名之地何至乃爾荆卿混迹



屠沽灌夫蓋寬饒使酒罵坐彼皆有所爲慕義輕  
生其殆狂者之儔亞乎而猶不免身嬰戮辱宗社  
墟夷千載而後使壯夫飲血死士吞聲假令諸君  
子能傾身爲知己善謀慮終始則燕太子未必首  
犯狂秦之怒而田蚡驕貴奚必甘心魏其以觸天  
下之謗口哉片語發憤不能自制甚哉乎酒之流  
生禍也大禹聖人也能卽始而見其所終故飲而  
甘之以著明戒後世子孫遂有如桀者以酒爲池  
使千人牛飲以樂嗟乎禹之聖而不能使酒之不  
爲桀也此可以省矣張君去華負雋異才頗數酌  
於德方其醉也狂悖癡暴過於季將軍而逮其醒  
也恬夷清穆藹然吉士然其飲也必醉而其悔

不果又少年負才則以爲立身榮名當在乎此耶  
噫其誤矣夫不解于酒德而襲古人之迹故有傷  
生滅德之咎卽晉諸賢彼所爲有托而逃其將以  
是辱身污行而幾免于禍者當以爲智而不以爲  
狂也淵明先生之於酒也避世者也畢茂世胡母  
輔之諸君之於酒也避亂者也荆卿之於酒也藏  
名者也灌夫蓋寬饒之於酒也憤世者也淳于生  
之於酒也玩世滑稽者也劉伯倫之於酒也傲世  
者也張去華之於酒也襲古人之迹而不解於酒  
德者也吾今與去華約觴過五行酒至一升面作  
赤色唇齒間覺灑然以甘腸胃間覺欣然以悅則  
覆觴止酒以親命告于朋友之中其不聽者非良



友也則于止酒也庶乎其可也否則莫生且斂衽而避舍席而逃吾寧從樂令諸君子游不欲附會荆卿蓋灌之徒而爲滅德之士已矣

導引保真法

王喬赤松古稱仙術修丹煉汞世有奇書然無補元真何羨雲丹五色苟有禪天本只求獨卧一床故採納非工引申罔益敬錄數款銘茲座右則近取諸身法約而功倍行之日用力逸而可久又何必伯山甫之神方衛叔卿之異術耶 一靜坐將兩手指擊頭後枕骨九次以鳴天鼓 一用嘻噓呼吸各九次以調元氣 一叩齒三十六呂集元神 一將兩手大指摩熱各拭眼二十四以啓元明

一將兩手大指摩熱拭鼻兩旁二十四以培元息 一將兩手摩熱擦兩耳腔二十四以達元聰 一將兩手摩熱摩面三十六以潤元顏 一將兩手順摩腰眼腎經二十四以固元精 一將兩手擦脚底湧泉穴左右交互各二十四以壯元力 一將兩肩脇肋大聳動三十六以運元筋 已上十件功完口中津液滋生卽用嗽滿分作三咽意期流入丹田以養元真

大度

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老年拘拘



宋郭功父有老人十拘詩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  
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裏睡不肯  
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惜惜孫子大事  
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煖不出寒卽出昔人  
稱爲切中老人之病余今年八十又加五矣近事  
遠事皆不能記獨喜與人訊問近事檢裨官小史  
閱遠事自少入試執題目牌下便能遠矚及今蠅  
頭細字燈下猶能辨之頗爲遠近無遺視二三十  
年前因喪子多哭今且不日人哭余余何哭耶笑  
時或有之未見睫下濕痕也黃昏進糜登床酣寢  
直至日出偶一時聽雞聲耳日中對典籍會心處  
輒手舞足蹈睡殊少也平日好陪客坐卽少年與

兒孫往還者喜與共几席步履雖不艱至百步外  
輒用竹兜子不好行也每食必問爛否否必再煮  
惜子勤勤貧無儲惜孫埋頭不掛絲大事碎事入  
耳或料理入手便推却平生酒量多不過三行見  
人飲則酣適淪茗惟以供飯後漱齒餘則畏其性  
寒斂唇避之春秋挈子孫郊原一舒嘯冬夏惟斗  
室揮扇擁爐而已余老人其拘中之拘耶適有方  
外道人以相術自逞渡前余曰翁肯以一布袍贈  
我我包翁有太公之壽余私忖曰豈余之年亦拘  
耶退而書此爲好事者他年作一笑柄

遊月巖記

無錫顧涇陽憲成其制科文人人稱之有携其遊月



巖記示余者余細閱之卽古文辭亦吾郡荆川子  
後一人也錄之記曰予以歲之九月六日至桂陽  
越五日有永州之行行三日經道州州大夫張四  
可氏出謁予爲問訊濂溪周先生故事大夫曰去  
州可四十里有月巖相傳以爲先生悟道處此一  
竒觀也余曰何如大夫曰志言巖形如圓廩中可  
容數萬斛東西兩門通道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  
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望  
之如月之望先生則之以畫太極圖云已晤彭將  
軍哲菴氏語及之亦曰信予曰有是哉明日遂偕  
往旣至歷崖而登下而就几少息焉徒倚四顧竒  
石森列滿壁而是眉睫之間變幻紛沓應接不暇

卽王子猷山陰道中不知有此否哲菴曰吾聞諸  
志矣如走猊如伏犀如龜蹠跚如鳳翱翔如龍蛇  
蜿蜒可謂筆端有画予曰未盡也擬爲之名卒不  
得其似而止遂與二君徐步而前就其中望之旣  
圓且朗果如所言不謬予因笑謂曰今日望日也  
故應有此已轉而西尋却而東所至輒佇立凝視  
遙相嗟賞已復登其巔忽見白雲數點冉冉從東  
而來望之可數里內外張君異之指其處呼余而  
謂曰是濂溪先生故里也余聞之翩翩神王爾時  
覺得兩腋風生便欲乘雲而往攬濯纓之亭飲其  
泉一斛洗滌塵氛徐而從先生乞太極圖也爲之  
徘徊者久之旣而還坐其下左右薦觴觴到輒盡



主亦不勸客亦不辭清言登臺爾我俱失薄雨旣  
收斜陽欲下陶然相對氤氳滿懷與人竊竊從傍  
言暮矣弗問也從容謂二君樂乎張君曰當此之  
際不知胸中有何物亦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彭  
君首肯曰如是如是二君還問予予曰亦復如是  
起而歎曰美哉茲游也無物內碍忘矣無事外碍  
忘矣內外兩忘濂溪先生之所謂靜也昭昭乎進  
於太極矣吾儕偶爾寄適俯仰之頃意象豁如輒  
自有會心處何況先生乎其所得于茲巖之助豈  
少哉雖謂則之以畫太極圖未爲迂也昔朱子疏  
大學格物之義謂一艸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姚江  
王伯安非之曰柰何舍內而徇外由今觀之何者

爲內何者爲外河之馬可以畫卦洛之龜可以叙  
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新腐陳奇總歸神理人自  
爲間隔耳伯安穎慧絕人而所見若此豈其偶未  
之思與吾於茲巖乎有悟也雖然悟之非難實有  
之爲難今夫先生之稱主靜何也王者譬如家之  
有長國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日而無  
非若羈旅之暫來暫去也吾儕幸微須臾之暇探  
奇討勝回視膠膠擾擾之鄉迥若僊凡以故情暢  
神怡灑然自適退而與膠膠擾擾者交卒亦歸于  
膠膠擾擾而已夫焉得而有之不惟是也吾與張  
君故生長吳越間去此四千里而餘彭君卽楚產  
乎家故赤壁之下去此亦二千里而餘生平傾慕



先生如飢如渴一旦得游其處以故目若爲之加  
明耳若爲之加聰心若爲之加爽假令朝於斯夕  
於斯取諸衣帶之間而足且將狎之以爲故常漫  
不加省欲一幾希於灑然弗可得也雖日居其中  
與在膠膠擾擾之鄉何異然則向之所云靜者夫  
亦羈旅之倏來倏去而以言乎主靜恐不得如吾  
三人之居之去茲巖僅僅二千里或四千里而已  
也何謂悟哉二君稱善就余索主靜之訣余面壁  
不答有頃曰其試問諸月巖遂各盡一觴別去越  
七日還自永州爰籍其語而存之用自省焉兼以  
貽二君是歲萬曆十五年也

海棠

海棠欲花盛而鮮須冬至日用糟水澆根下世謂海  
棠無香惟西蜀潼川府昌州海棠獨香成都人謂  
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余家有垂絲鐵梗二種垂絲  
者本大于斗枝高于屋開時足稱巨麗之觀每以  
不得相城翁圖之爲恨

心齋論

王心齋良遺錄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斂牀之間  
孔子不答子路而答子貢以是知八佾雍徹之譏  
皆孔子早年事也人心惟危伊川賢者猶因東坡  
門人一言遂各成黨况其下者乎學者須在微處  
用功顏子不遠復乃道心也

俗學俗書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  
今俗學之通弊也肖立半存烏焉全舛誤脫半字以趙為肖  
以齊為立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今俗書之通患也能勉強學問而  
免於俗學則俗書之弊無憂矣

蜀道表忠有本

荆徹告高帝曰嗟乎冤哉烹也董仲舒士不遇賦曰  
嗚呼嗟乎還哉邈矣太白蜀道難噫吁噫危乎高  
哉之句蓋有所本而世稱為獨造何也東坡表忠  
觀碑是效柳子厚壽州孝門銘初學信謝氏軌範  
之說動曰本史記沿襲之難破每每如此

全孝圖說

德園虞淳熙浙江右衛人癸未進士全孝圖并說

全

釋氏 士中官附錄

孝

乾火灑數氏孝土山川四美水軒

月 老氏 樂 莫

圖

庶人孝附錄

孝字從老省從子子在老傍抗而不順非孝也老  
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子下斯象形矣規  
者太虛也規中者其孕也約以從老從子之象太  
虛為老能孳萌為子太虛為老三才萬物為子乾  
為老坤順承為子乾坤為老六子為子乾坤為老



日月五行民物爲子日爲老月受光爲子日月爲老五行民物爲子五行生我爲老我生爲子山祖脉爲老胎育爲子川源爲老委爲子五行爲老渾敦氏爲子渾敦氏爲老人爲子二氏父母爲老二氏爲子兆人父母爲老兆人爲子四夷父母爲老四夷爲子五等之貴者爲老賤者爲子禽獸艸木各有牝牡雌雄雖胎化不同而生者爲老受生者爲子以老孚子以子承老無物非孝也援神契曰孝在混沌之中曾子曰夫孝推之後世而無朝夕無時非孝也無物不有無時暫停以應規也人言釋老超出太虛不拜父母太虛無外復何可超卽與同體能不孳萌而爲孝乎作全孝圖說

俞似詩

莫遣鞬鷹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轉食膠膠擾擾間林臯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展管領東南到處山此宋廣州鈴轄俞似作

正學詩

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

孟勞白撰

孟勞魯之寶刀穀梁傳注白撰債貝名平準書

花茄別名

木槿花卽佛桑花出黎州巒嶺簷葡萄花卽梔子花陶



隱居云其花剪刀六出刻房七道胡茄俗名也卽  
曼陀羅花一云佛桑花枝葉類江南椹樹花類中  
州芍藥王兩舟云橫州人呼佛桑爲牡  
丹更可笑有深紅深紫淺紅  
淡紅數種剪插于土卽活

浙場中卷

萬曆辛卯科浙江鄉試主考爲九我李公廷機同考  
經房有杭州府推官吳炯當呈卷之時辭色甚不  
遜于主考李公怒之因索其房落卷親閱遂摘出  
一奇卷批中吳曉曉爭駁且悍然欲束卷解職出  
場李公不顧命署于別房中第六十四名拆出乃  
寧波府學生陳恪也先是初場完後都臺常公居  
敬索堪中魁元卷于學道李公同芳學道取兩卷  
上呈其一卽陳恪使吳不忤于主考則落卷何

見賞哉而學道之擬送者亦當失色矣又有嘉興  
李日華初場已抹壞因中式中論不堪刻程特拔  
其論竄數語刻之錄中寘之第九十名榜末云觀  
陳李二君之得雋場中信有天命在不可強也余  
邑舊父母葵南胡公士鰲爲杭郡守是時與場事  
親對余冢孫說胡公又謂論語程文末比過接二  
句是李公採其所商榷者蓋李公本與胡公舊識  
而李公館于余郡董君言詩家正其令余邑時也  
交往最莫逆而是科又相值于杭同場事亦異數  
云

當行利人事

宋大觀中有士人買靴于鋪翁見其父墓時一靴怪



問其故鋪翁云官員携來修者候之來者果士人  
父士人拜不顧取靴而去士人追逐數里泣呼求  
教言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士人遂往謁繁  
因問何以爲幽冥所重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  
事後或一或二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又  
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  
正則感人足予爲正之若遇人渴予與杯水如此  
類者隨事而利之無貴賤可行也元時王紹文臨  
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  
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一念不可妄發  
夫利人濟物幽明一轍而今之子弟往往好行小  
慧以滷怖人爲快者獨何心哉

### 薦亡之誕

余得宋刻鬼董一書中有論十王薦亡兩條可開世  
惑者特揭而出之一云佛言琰魔羅蓋王捺落迦  
者止一琰魔羅王耳閻羅蓋琰魔羅之訛也餘十  
八王見于阿含等經名皆梵語王主一獄乃閻羅  
僚屬義不得差肩十王之說不知起於何時佛所  
舉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瞻部特素訶  
之一洲極東南際于一世界不啻于太倉之稊米  
泰山之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  
攝大矣泰山奈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轉輪王  
王四天下蓋人而幾于天者亦非主冥道乃繫列  
于十王其餘名號如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



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疎密之懸絕耶當是僧徒爲此以惑愚民耳一云老子見推於仲尼蓋亦聖人也其道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衣冠喪祭與齊民同老子之子曰宗蓋有妻妾矣而又嘗仕周其在四民之中亦士耳特所尚者不同非于儒之外別有教也秦漢之言神仙者其繁如蝟毛未嘗稱老子況于三清十極之說哉祭醮符籙始於張陵成於寇謙之惡其無所本始廼自託于老子以神其書實於老子不相干老子書言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其設爲三官將吏以罔民耶薦亡一問不在洞玄洞神洞真之科最爲後出模寫釋氏而不克肖以

佛本不言薦亡後人設爲之已自背本教道士見其利入之厚因而倣焉蓋又張寇二師所不道也  
朝鮮國王咨

朝鮮國王爲謝恩事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陪臣李裕仍齋捧敕諭回還欽蒙聖恩特賜銀兩綵幣欽此除欽依祇受外差陪臣刑曹叅判申黥齋領表文禮物赴京進謝并齋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陛下進獻禮物前去今將禮物開坐合行移咨請照驗聞奏施行須至咨者

一白細苧布一十四匹 一黑細麻布二十四匹 一紅細苧布一十匹

一花席一十張 一雜綵花席一十張 右咨禮部

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日 右朝鮮國王咨借觀



于常熟趙吏侍定宇家者年月處大朱文印其文  
乃朝鮮國王之印六字是朝廷所賜金印後一大  
容字下有花押字極楷而精紙極厚幾一分光色  
瑩然外金漆木匣盛之

端簡公訓子語

鄭尚書淡泉公訓子履淳曰。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  
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  
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  
一出卽相。淮陰一出卽將。果蓋世雄才。皆是平時  
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之能讀書能文章  
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此嘉靖壬戌  
最

是名言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原是南陽誠子者

八卷終

跋

美幼時嘗侍先外大父近復公側見其著述累千  
萬言合古今藏書壘窗堆置不見天日乙酉以土  
兵之亂書倉灰燼令人撫髀增慨今春中表弟汝  
集出友人處所獲故家藏漫筆示余特復梓之以  
永不朽梓成汝集且喜且泣顧謂余曰吾家藏書  
盡廢手澤幸於是存焉余乃喟然曰信乎人以文  
傳而文之傳又賴於賢子孫也昔外大父以是編  
付梓人實揚先烈今其生平著述與藏書俱散而  
不可復覓是編爲戒菴公所著而校訂記跋實出  
外大父兩世手澤凜凜若新斯舉也溫公獨樂園  
眼前可得何必先投束修羊哉不但戒菴公藉以



不朽而外大父亦可少慰矣千百世後讀其書彷彿其音容者不知屬誰氏也嘗

順治五年戊子九月九日海虞外孫錢裔美百拜  
謹識

重刻漫筆跋

先高祖戒菴公篤學力行少補博士晚游成均每  
究心時務精研理學綜核經史馳騁百家一一親  
爲刪訂叅以心得而彙爲崇帙皆其壯時事也晚  
年更博極羣書凡耳目親記輒捉筆識之不分古  
今不別事類久而成編題曰老人漫筆先大父近  
復公刑之藏說小萃中盛行於世久矣嗚呼余高  
祖之著述可云繁富悉朽蠹於敝篋中而僅留遺  
跡於此亦何異泰山片石滄海勺波乎哉竊念余  
高祖攻苦畢生不獲食報逮至忠毅公始以文章  
氣節顯何公之見知於世者小而天之報公若是  
其遲耶先大父近復公雅志刪述雖困於膠序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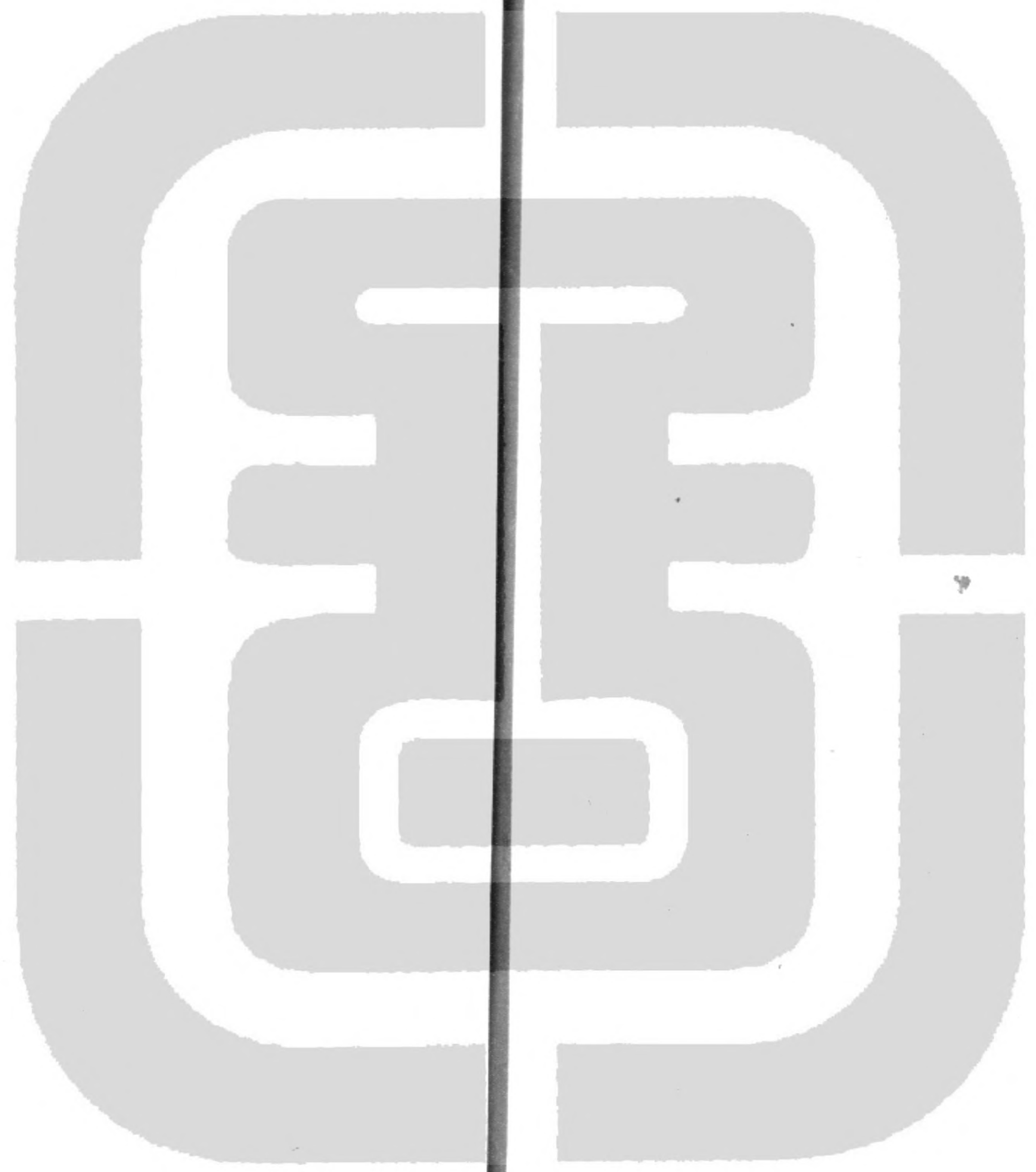


得失不以介懷凡諸懸之國門藏之名山者靡不  
殫力羅致卽鄉邦文獻與夫古刻法書斷碑遺碣  
有一字繫先代者皆搜羅恐後至吳越藏書家不  
遠千百里求之一時賈人射利者亦奔集如鷺自  
輯有友鄉錄禮記輯正等書因卷帙浩繁未遑付  
之梨棗所作文章詩賦亦如之不意乙酉秋里中  
乘易代之變盜賊四起烽烟滿目余兄與姪盡遭  
慘禍而數世藏書悉歸烏有嗚呼其積之也窮一  
生之力歷數傳之久祖孫相繼而不足其散也則  
委之泥沙鬻之坊市或歸他人之几案而余竟無  
從購其隻字遺篇豈不痛哉夫子孫不能讀祖父  
之書甚至祖父所續述者亦一朝而散失其何顏

以立於世耶近於友人家得觀藏說小萃悲喜交  
集捧而讀之如接高祖大父之音容奚但手澤是  
存已也亟取錄之恨絀於力不能悉梓先將漫筆  
重鐫以垂永久庶高祖晚年輯綴不至湮滅無聞  
乎卷中附識一二仍補祖筆之所未備非敢妄有  
裒益也得月樓書雖盡亡其書目幸存於家季將  
俟刻之聊誌先大父彙集之苦心云玄孫成之百  
拜識







海  
三  
路  
二  
世  
後  
堂



